

萌系
书系

沈研
挚爱系列

零度空间



Jiefu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
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

沈研
挚爱系列

零度空间

Ling Du Kongjian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零度空间 / 沈研著. —南宁：接力出版社，2007.1

(萌芽书系·沈研挚爱系列)

ISBN 978-7-80732-661-8

I . 零… II . 沈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5323 号

责任编辑：苗 辉 美术编辑：郭树坤

责任校对：沈 晨 责任监印：梁任岭

媒介主理：覃 莉

出版人：黄 倍

出版发行：接力出版社

社址：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：530022

电话：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5866644 (总编室)

传真：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5850435 (办公室)

网址：<http://www.jielibei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jielipub@public.nn.gx.cn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制：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

开本：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印张：7.25 字数：175 千字

版次：2007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 001—10 000 册

定价：14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，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，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，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：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：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“萌芽书系”总序

赵长天

《萌芽》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，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。二十年前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外延形象》就是作为“萌芽丛书”之一种，由萌芽编辑部编辑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。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。后来曹阳继任主编，依然曹随萧规，继续编辑“萌芽丛书”。出书，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，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。但是后来，由于社会的发展，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，编辑出版“萌芽丛书”也就被迫中断了。

近年来，《萌芽》杂志终于走出低谷，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，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。新作者只要在《萌芽》连续发表作品，或者获得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就会立刻崭露头角，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，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

重视。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、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，也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、他们喜欢的书，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，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。

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，并将除了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》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“萌芽书系”。“萌芽书系”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：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，包括《萌芽》精选本；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；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。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，兼容并蓄，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。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，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。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。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“萌芽书系”，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
目录

001 第一章

022 第二章

048 第三章

090 第四章

124 第五章

160 第六章

203 第七章

第一章

一切奇怪的事情都是从那天早上开始的。

在那天以前，我一直在这个小镇上过着平静的生活，有一个爱我的丈夫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她叫雨儿，今年三岁，长得很漂亮。听说在她出生那天下了一场好大的雨，所以取名叫雨儿。只是听说。因为我完全不记得以前的事了。她两岁以前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。据说是因一年前的一起交通意外，当我醒来后就失去了以前的记忆。所以我现在的所有记忆都是从我醒来那天开始的。奇怪的是家里面没有以前的相片，甚至连我们结婚时的照片也没有。我想，那大概是为了害怕会刺激到我所以都收起来了吧。因为自从那起交通意外以后，我虽然丧失了记忆，但却经常会在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某些记忆的片段，而每当这个时候我想要再仔细回忆时，就会觉得头痛欲裂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所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在我出院以后我们就搬了家。

在最初的一段日子里，我们经常搬家，不停地更换新的环境，直到半年前我们搬来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。

我很喜欢这里，也很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。简单，宁静。

虽然还是想不起以前的事，可是我有种感觉，现在的这一切，就是我一直渴望的。我们在玻璃花房里种了许多香草，每当我闭起眼睛站在它们面前深呼吸的时候，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。

然而这一切，都改变在那一天早晨。

自从车祸以来，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再加上我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所以我们一直是分房睡——

清晨六点。

不需要闹钟叫醒，她很自然的就从熟睡中清醒过来，仿佛已经养成了习惯。

她向来早起。

和往常一样，她起床后换好衣服来到厨房，开始做早餐。先把米洗干净加水倒进锅里，打开燃气炉把锅搁上去，等煮开以后再加入燕麦，半个小时以后就有粥可以喝了。做完这些之后，她去院子里取回奶箱里的牛奶，把它们放进冰箱，顺便把早晨刚送来的报纸拿进屋里放到餐桌上，然后开始给植物浇水。

这似乎也已经成为她每天早上固定模式下的一种习惯。

不同的香草，据说对阳光和水分有着它们各自不同的喜好。

听起来就很复杂。

她向来不谙此道。于是她愿意去做并且会做的，就是每天在想起来的时候，拎起水壶给它们浇浇水。这个最简单了，一点也不难，而且还可以用来打发时间，所以她很乐于去做。

每当她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总会很专注，以至于对周围其他的一切全然不会有察觉。所以当她浇完水转过身，看见他站在她身后的时候，显得很意外。

开放式的厨房与起居室是相连的，起居室的尽头就是玻璃花房。

他站在那里已经很久了。

当她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立即收起眼神中观察她的目光，对她微笑了一下。

“早安。”他走到餐桌边，给自己倒了杯水。

“早安。”她笑着说，“是不是我刚刚开门又关门的声音太响，所以吵醒你了。”

“不是，我本来就已经醒了。”他闻到有香味，“好香哦，是煮什么东西的味道？”

“我煮了燕麦粥。”她说。

“我说呢。”

“要咖啡吗？”她问他。

“好的，谢谢。”他有早起喝咖啡的习惯。

她把煮好的咖啡倒进杯子，加一块糖，然后和做好的早餐一起端到餐桌上。他放下报纸，看到只有一份早餐。“怎么只有一份，你的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现在还不想吃。”

“不舒服吗？还是每天早起太辛苦了？”他关心地问。

“都不是。”她笑着摇头，“我现在还不饿。我想等雨儿起床以后和她一起吃。而且，我比较喜欢看着你把早餐吃完的样子。”

她微笑地看着他。

他也笑了一下。

“雨儿还在睡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啊。我看离去幼儿园的时间还早，所以想让她多睡一会儿再叫她起床。对了，你今天，忙吗？”她问。

他看了眼时间：“一会儿就得走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。”她说，“是昨天我去接雨儿回来的时候，她的老师说，如果今天有空的话，想和我们家长谈一谈关于雨儿的一些情况。她昨天还问过我一些问题，可是你知道……因为，我……”她低下头，讲话吞吞吐吐。她想说因为她不记得以前的事了，所以老师问的那些问题，她大多无法回答。

他轻轻拍了拍她的手，安慰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知道了。下午我会尽量抽时间去接雨儿，顺便见她的老师。放心吧。”

“嗯。”她抬起头，微笑绽开在她脸上，她对他点点头。

用完早餐，他站起身离开之前不忘了叮嘱她：“待会儿记得一定要吃早餐。”

“好。”

目送他穿好外套出门以后，她来到雨儿的房间叫醒她。

“雨儿，我们起床了好不好？如果再不起床的话就要迟到了。”她掀开她的小被子，把她从床上抱坐起来，然后拉开衣橱，“今天雨儿要穿什么衣服去幼儿园呢？穿这条白色的裙子好不好？”

她从衣架上取下裙子帮她穿上，为了怕她晚上回来的时候天气变凉，又特意在裙子外面给她加了件粉色的小背心。

“我们雨儿最漂亮了！”她忍不住亲了亲她的小脸，“来，跟妈妈一起去刷牙。”

她牵着雨儿的小手带她去刷牙。

然后，趁雨儿在吃早餐的空隙，她一边解决掉自己的早餐，一边顺手翻了翻桌上的报纸。四十几版，足足十几张纸，竟然有一大半以上都是广告。她合上报纸放到一边，看到雨儿把盘子里的鸡蛋剩下来摆到了一边。

于是，她故意板起脸，装做生气的样子说：“雨儿，不可以挑食哦！”

雨儿抬起小脸看了她一下。

“乖，把鸡蛋吃完，听话。”

雨儿重新低下头，就像没有听见她讲话一样。

“来，嘴巴张开。”她只好自己端过盘子来喂她。

雨儿还是不讲话，也不张开嘴巴。她就等着。僵持了一会儿之后，雨儿才终于张开嘴巴把鸡蛋一勺一勺地吃下去。

“好了，乖，去门口穿好鞋子在那里等妈妈。”

她用纸巾帮她把嘴巴擦干净，简单收拾了一下桌上的东西，然后拿上钱包送她去幼儿园。

幼儿园离他们住的地方并不远，步行过去也只不过十几分钟时间，是他们找了很久才找到的离家最近的一家幼儿园。每天只要早晚接送，小孩子白天一整天托付给他们照管。

当她们走到街角的时候，突然撞到一个人。

那个人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有着一张即使不笑也极好看的脸，以及被太阳晒得健康的肤色。他低着头好像是故意要撞上她似的。因为街道并不窄，当时在路上除了她们之外再没有其他人。他突然迎面朝她们走过来，擦肩而过的瞬间撞到了她的肩膀。

很痛。

她完全来不及避闪。

那个人撞到她之后就故意停下来，对她道歉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摇摇头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对方正在仔细打量她。

“小孩子很可爱。”他用试探的语气问她，“是你女儿？”

“是啊。”她回答。

雨儿突然显得有些不安，好像在害怕什么。

她牵紧雨儿的手，对他轻轻颔首，然后继续往前走送雨儿去幼儿园，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而那个人站在原地望着她渐渐走远的背影，突然神秘地笑了一下。

把雨儿送到幼儿园以后，她打算趁上午有时间去一趟超级市场买点东西，谁知道在路口又碰到了刚才撞到她的那个人。

“你好，早上好！”那个人脸带笑容地出现在她前面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“真是巧。”他说，“我们又见面了。”

她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对不起，请问，我们以前认识吗？”她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因为她从前的记忆一片空白。

他在仔细地盯着她看了三秒钟之后，回答说：“不。”

她要走。他又拦住她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”那个人说，“请问，您现在有时间吗？”

她谨慎地看着他：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是这样，因为我刚到这里，对这儿的路不是太熟悉。”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一个地址，离这里不是很远，“请问，您知不知道这上面的地址是在哪里？”

她看着地址，仔细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好像应该就在这附近。”

“是吗？可是我已经在这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，请问，可不可以麻烦您？”他用征询的目光看着她。

“哦，好啊，那我带你去好了。”她说。

“真是太感谢您了！”他极其礼貌客气地说。

“没关系，不客气。”她为他带路。

一路上，两个人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过话。

不一会儿就到了。这里和她住的地方竟然只隔两条街。她在确认了一遍门牌之后，对他说：“到了。就是这里。”

按照地址上写的，这是一处红墙尖顶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。

“谢谢您送我回来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他说：“我就住在这里。”好像话里有话。

她觉得自己似乎被他给耍了。因为她这时才注意到，他明明说自己是刚来这里找不到路，可是身边却连一件行李也没有。可见他刚才讲的不是实话。于是她有些生气。

“既然找到了你要找的地方，那我先回去了。”她说，“再见。”

这次他没有拦她，而是在她走出十几步远之后，突然在身后喊出她的名字：

“纾薇！”

她的脚步在听到他叫她名字的时候，几乎是吃惊地踉跄了一下。

他注意到了。然后，在他的唇角边又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他猜测得果然没有错。

她停下脚步转过身来看着他。他脸上带着漫不经心的笑容走到她面前。

“裙子很适合你。”他说，语气仿佛以前跟她非常熟悉似的。

她身上穿的直筒窄裙长度刚好过膝，很漂亮。

“你是谁？”她说，“我们不认识！”

她有些莫名的惊慌，说话的语气也不由得加重了许多，似乎想要向他强调他们并不认识。

他看出她在紧张，于是笑了一下。

“是的，对不起。”他说，“我想我大概是认错人了。”

她看着他。

“这上面有我的名字和联系电话。”他把一张纸片交到她手中，“我就住在这里。”他注视着她的眼睛说。

她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可是他说的每一句话又好像都有弦外之音似的。她听不懂，并且完全被他给弄糊涂了。

“还有……”他说，“谢谢你带路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她说，“请问，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他耸耸肩膀，帅气地做了个请便的手势。她带着满腹的疑问离开。他笑着站在她身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。这次她没有回头，却在听到他说的那句话之后脸色一变。

一整天直到晚上，她都还在思索他最后说的那句话。

厨房里水开了。

电水壶的鸣笛一直在叫。

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水已经从壶里溢到了地下，她连忙拔下电源插头，然后懊恼地叹口气，拿起一块抹布弯腰蹲下抹地，等到她站起来的时候，突然一阵头晕，眼前一片天旋地转，接着有几秒钟的时间她什么知觉也没有。

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了。

她很有经验地在出现头晕的瞬间，伸手及时扶住旁边的水池才没

有晕倒在地，十几秒钟之后才又重新恢复知觉。

雨儿他们父女回来了。

她听见门外响起停车的声音，接着关车门，然后有钥匙在开门。

“我们回来了。”他站在门口换好鞋，把雨儿的书包放到地板上，然后帮雨儿换鞋子。

“你们回来啦。”她上前拎起地上的书包，牵过雨儿的手带她去洗手间把手洗干净。

“下午去幼儿园，老师怎么说？”她问。

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，而是一只手扶住她的胳膊反问道：“怎么了，脸色这么差？还是觉得哪里不舒服，嗯？”他询问的眼神扫过她略显苍白的脸颊，目光最后停留在她的眼睛上。

“没有啊。”她伸手拍了拍脸颊，笑着说，“我很好，没有觉得不舒服啊。”

“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要说出来，去看医生，知不知道？”他盯着她的眼睛。

她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满意地微笑了一下，放开她，回房去换衣服。她跟在他身后走进他的卧室。他脱下来的外套，她很自然地顺手接过去帮他挂进衣橱里。

“老师下午都跟你说了些什们？”她问。

他取下手腕上的手表交给她，由她放到床头柜上。

“她说雨儿平时在幼儿园里不讲话，也不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。她问平时雨儿在家是不是也这样。”

“你是怎么回答她的？”

“我说是。”

“那老师怎么说？她们不会不要她了吧？”

“当然不会，她们当初同意收雨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雨儿的状况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她还想要说什么，却被他打断了。

“是什么味道？”他在空气中嗅了嗅，然后问她，“你在煮东西吗？”

好像是有东西烧焦了。

“天哪，我忘记了！”她这才想起炉子上还煮着东西，赶紧丢下他往厨房跑。

他换好衣服也来到厨房。

她原先是打算要煎羊排的，可是刚刚忘记关火，现在全都焦了，只剩下锅黑糊糊的东西在冒着浓烟。

“怎么办？”她手里举着锅铲沮丧地看着他。

“没关系，晚上我们吃别的。”他笑着接过她手里的锅铲，安慰她说，“来，这里交给我来收拾。”他打开抽油烟机，卷起衬衫袖子，清理起被弄脏的厨房。

“可是，我没有煮晚饭。”她站在旁边，看着他动作熟练地从柜子下面取出一个方便袋，把煎糊的羊排放进去，然后封好口扔进垃圾桶里，接着打开热水龙头，用清洁布把烧黑的锅洗干净以后再重新放回原处。几分钟的时间，他就全部搞定，厨房里又和新的一样。她低下头，表情好像一个做错事正在等着挨老师骂的小孩：“家里只有一些沙拉和汤。”

看到她这个样子，他突然笑起来。

她抬起头来看着他。

他笑着走到客厅拿起沙发边的电话，对她说：“我打电话叫外卖来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她狡黠地眨眨眼睛，小声问他：“是不是我想吃什么都可以？”

他点点头：“想吃什么？”

她开心地笑起来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她对他说起：“今天早上，我遇到一个奇怪的人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他随口答道，似乎不是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
“以前我们在这里有朋友吗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。”他低头吃着盘里的东西，连头也不抬一下，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她看着他，他回答得那样肯定，不像是在骗她。

雨儿把沙拉酱粘到了手上，他拿过一张面纸，轻轻地帮她擦干净，又喂了她一勺汤。看到他们父女两个这样用餐时的样子，她不禁会心地微笑了一下，然后低下头继续吃东西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看似漫不经心地重新提起刚才的那个话题，假装很随意地问道：“那个人是什么人？”

她稍微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问她。

“哦，那个人啊，他是问路的。”她回答说。

“问路？”

“对啊，好像是刚搬来这里就住附近，早上我送雨儿去幼儿园的时候刚巧碰到他问路。”

他想起白天幼儿园的老师说，雨儿今天情绪很不稳定，不但不听